

叶天士轻剂活用浅析

钱 茂 曹松华 (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医院, 南京 210004)

关键词 叶天士 轻剂

中图号 R 242

轻剂隶属十剂。按一般医典诠释,轻开肌表,祛在表风邪的方药,称为轻剂。以其能治表实,又谓轻可去实,如麻黄汤、葱豉桔梗汤之类。实际上,轻剂并不囿于解表,更不限治表证,对此,已陆续有人专题阐发。追溯医史,清代叶天士早开“善轻”之先河,将轻剂广泛用于多种病证及疾病的不同阶段,独具创意,拓宽了轻剂的功用和适应范围。今就叶氏习用的法则与配伍特征,归纳分析如下。(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《叶天士医案大全》,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1994)。

1 轻剂治上

叶氏把头面诸窍胸膈统列为上。凡该部位包括肺脏在内的上焦病变,每取气薄辛散之品,轻扬理上。曰:“轻剂入肺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喘》);“头面咽喉结邪,必辛凉轻剂以宣通,若药味重浊,徒攻肠胃矣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温热》);“云门上焦,犹是清气流行之所,务取轻扬宣气”(《叶氏医案存真·卷一》)。

因风者,常予苏叶、牛蒡子、杏仁、枳壳、橘红等辛散宣疏,降气利肺,佐桔梗载药上行,开泄肺气。因热者,多用薄荷、连翘、象贝、竹叶等辛凉轻清透风热外,配伍马勃升浮,专入上焦。因燥者,组方杏仁、梨皮、沙参、枇杷叶、紫苑等辛甘润燥,必用经霜桑叶,冀禀清肃之气,轻宣燥热。因暑者,喜择荷叶、芦根、滑石、石膏等辛寒祛暑,参入西瓜翠衣轻蠲暑毒。因湿者,多选杏仁、薏苡仁、通草、滑石等甘味淡渗,宣上启下,定加豆卷走表利湿。因郁而胸膈不舒者,疏以香附、瓜蒌皮、山梔、豆豉等微苦微辛宣畅胸膈,增加郁金展气散滞。种种,不胜枚举。总以病自上受者,治其上,搜逐上焦,令邪由上向外宣发。以“进谷无碍,二便通调,判中下无病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暑》)。治上不犯下,刻刻维护本元,不过度发散,不滥施沉降。

实证分微著、表里、上下。实者泻之,古来大法,但用药有轻重、治表里、治上下之别。叶氏非畏攻下

必有藏精之器字。阉割之躯,去其睾丸(或去其卵巢),或睾丸(卵巢)发育不良之体,组织腺体萎缩退化,副性征缺如,生殖功能不再具备等,无不说明:“藏精,主生殖”者为睾丸系(卵巢系)。

3 据辨证用药探讨

古代中医在寻找药源、分析药效时多采用“相形学说”,如:枝者达肢,络者通络;花叶上行,种子下降;以心补心,以肝补肝;动主乎动,静主乎静等等,通过反复临床尝试,分析出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。在选择促进生长、发育、生殖、发育功能时,从功能形象类比,多选用蕴含生命的子药;增强男女性欲、增加阴茎硬度的药材多选择动物的鞭睾类,如羊、牛、狗、虎等,而不选择动物的肾脏。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:这些子药、鞭睾类的药物作用部位并不是主水液的“肾脏”,而是在藏精生精、主生殖的辜系、卵巢系。

中医理论来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,是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,逐步形成的。同样亦是一个实践、认识,再实践,再认识的不断完善过程。笔者意欲将“辜主生殖”作为一个理论独立提出,旨在强调其重要性而已,并非标新立异之举。

这里,作者引用李经纬、余赢鳌教授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:“肾主藏精,包括生殖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。由于生殖之精是人类生育繁殖最基本的物质,故称肾为先天之本”。“辜丸,简称辜。亦作卵。是男性的主要生殖器,位于阴囊内,是产生精子和男性激素的器官”^[2]。

参考文献

- 1 陕西省中医研究所·医林改错评注·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6. 35
- 2 李经纬,余赢鳌·中医大辞典·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5. 1659

(收稿日期:1998-08-31)

荡涤,制方唯病是求,掌握分寸,勿药过病所,亦勿药不及病。凭借经验,当轻须轻。如前述六淫在上在表,尚未内传或结聚,此为用轻的标准,轻透彻散,驱邪外越,乃可去实。言:“医家乱投沉降,所以无效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暑》)。由于头面诸窍皆清阳交会之所,针对七情怫恚,肝阳亢扰,头目胀痛室塞为苦者,叶氏也往往巧施轻剂,立方荷叶、连翘、白芷、薄荷、桑叶、菊花、苦丁茶、草决明等,一面平抑肝阳,一面驱风升清。又如暑温秽浊,脘腹痞满,酌予连翘、菖蒲、竹叶、荷叶、薏苡仁、通草、活水芦根等一派轻清淡渗,内外分消,给邪出路。纵然病深逆传营血,见症昏谵痉搐,斑疹隐约,径以银花、连翘、菖蒲轻透络热,至宝丹、牛黄丸芳开里窍,犀角、玄参、鲜生地等清散血分,促内陷邪热返转气卫。指出:“解其暑湿热邪,务在轻小为稳”(叶天士《眉寿堂方案选存·暑》)。并警示:“若重药攻邪,直走肠胃,与胞络结闭无干涉也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痉厥》)。后世治温,莫不循此。

2 轻剂通阳

阳气赖肺输布,脾斡旋、肾气化。湿邪袭人难以速去,胸阳、中阳最易被蒙。此际,汗攻重剂徒犯虚虚之戒,润补滋腻又助湿遏阳,均属不宜。

叶氏认为:“湿能蒙蔽周身之气,原无有形之质可攻,若投破气升降最伤阳气,有格拒之害”(《叶氏医案存真卷二·暑温症》)。效法仲景轻剂宣通其阳,治湿从轻。表湿者,予风药胜湿升阳,微汗使邪随汗缓撤;里湿者,予芳化淡渗,引湿趋下渐_引曳;同时添加藿香、厚朴、白蔻等辛香调气,俾气机枢运。阳微,痰湿窃踞上焦胸痹者,拟桂枝瓜蒌薤白汤行阳除痰。伤饮,酒湿凝集中宫痞满者,与苓桂术甘汤通阳化湿。湿温蒙蔽清窍,神昏厥逆者,坚持豆卷、佩兰、菖蒲、杏仁、薏苡仁、丝瓜叶、茵陈、滑石、通草等辟秽醒浊,绝不温甯耗阴或壅补恋湿。轻剂宣通,阳气旷达,三焦气化复职,如雾、如溉、如渎,则湿难羁留,湿病自瘥。轻剂适于湿病之初,湿去则热孤。用药轻灵,剂量偏轻,应为叶氏治湿的两个原则。若一味苦温燥湿,或擅进渗利,势必造成邪气未尽而阴分大伤,实乃湿病之大忌。故叶氏明训:“有余攻伐虽取快一时,貽病非轻”(《叶氏医案存真卷二·暑湿症》)。后学者当视为指南,谨记之。

3 体虚务轻

叶氏长于量度用药,临证权衡、斟酌,无盛盛、无虚虚。强调:“人法于天地,必参体质施治”;“论体质才可却病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暑》)。重视瘦人之病虑涸其阴,肥人之病虑虚其阳。一再告诫:“虚体不耐重剂”;“补正以逐邪,未可逐邪而不顾本元”(《叶氏医案存真卷一、卷二》);以及“阳明胃虚,不用重坠直下”;“谷少气衰,沉苦勿逆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吐血》)等等。竭力避免既伤于邪,又伤于药。叶氏以为,阳微作者,开泄宜轻,只需杏仁、白蔻、郁金、半夏、茯苓、橘红即可。阴弱感温者,一律用轻,多以桑菊、薄荷、绿豆衣、连翘、石斛、花粉、沙参、玉竹等护阴祛邪。暑温胃液真阴劫炼,客邪未去者,仍远重求轻,以犀角、竹沥、连翘、玄参、川贝、鲜菖蒲、郁金等却邪匡正。至于虚人气馁,高年稟亏,即便罹患夏痢食积,攻积导滞亦“少与勿逆”(《临证指南医案·痢》)。面临气虚下陷之久痢后重证,在参、归、芍、草的基础上,常加升麻、荷叶轻剂举陷。其它诸如久痹、失血、胎产、劳倦致虚而兼邪者甚多,叶氏终能洞悉病源,一一破的。处处审邪正强弱深浅,以决方药多寡轻重,不戕正,不留寇,谨慎平淡中又不失大胆神奇。

4 浊药轻投

又称重药轻投,实为剂型和服药方法的一种变化。就药性而言,轻清升浮治上,重浊沉降治下。就治病而论,用药顺其病势,才能药至病所,发挥较好的疗效。叶氏诊察疾病、推敲用药之方式,令人叹服;在给药方法上亦不懈怠,丝丝入扣。如温热暑病,末期阴津暗焚,迭进清凉而常常热势无制,迁延不退,古人曾谓:寒之不寒者为无水,当养其阴。阅方书,仲景之复脉汤类甘药填阴救涸最适。值此,虽说正邪俱衰,正气无力御邪,邪气也不再猖獗,但毕竟虚实夹杂,专事培本,犹恐余热复燃。叶氏仿河间饮子煎法,即用甘露饮子、地黄饮子等纯阴重剂,杵药为末,煎滤后,不拘时间,少量分次啜饮,寓浊药轻投,大制小用之义,与汤散迥异。稍作更动,遂化呆板为灵活,入阴不滞,攻邪不伐,自然水济火安,上清下宁,虚实得以纠正而阴平阳秘。叶氏力荐该法“夏月最合进商”,遗憾世人“忽而不究”(《眉寿堂方案选存·疟疾》),大概溽暑天热,暑邪炎炎迅急盗阴,浊药轻投,一则标本兼顾,一则无骤补生变之虞。

(收稿日期:1998-09-02)